

#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斗争

马 延 彰

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革命，必须从解决两大对抗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基本关系开始。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用自由、平等、博爱等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空话，掩盖阶级矛盾，抹杀阶级对立，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要革命，必须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划清界限，彻底批判他们的奇谈怪论。马克思恩格斯光辉的一生，就是高举批判的旗帜，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想战斗的一生。列宁说：“**马克思一生中攻击得最多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想。**”（《列宁选集》第3卷，第793页）正是在这个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理论武器。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制定了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基本策略原则。这就是，在反对反动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实行联合的策略。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对资产阶级民主派革命的不彻底性以及他们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

《共产党宣言》刚刚问世，欧洲爆发了著名的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中以法国的二月革命和德国的三月革命意义最为重大。这次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工人阶级，但领导权却掌握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叛卖，革命最终归于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密切关心和支持整个革命运动，并且直接投身于德国的革命洪流。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列宁选集》第1卷，第729页）马克思恩格斯对这次革命作了极为深刻的总结，特别是总结了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又联合又斗争的历史经验，全面地论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本质及其在一八四八年革命过程中出现的

新特点，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想，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建立一个由资产者剥削雇佣工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基本的政治纲领和最本质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推翻封建主义和专制制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3页），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成为更加全面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0页）。法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就是本着这个纲领进行了二月革命，建立了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这个临时政府被拉马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所把持，尾随它的有以赖得律·洛兰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以工人代表名义参加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路易·勃朗。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专政的政府。这个政府慑于工人群众的革命压力，在探求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幌子下，给工人群众以普选权、劳动权等等许诺，成立了被马克思讽刺为“**社会主义的礼拜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1页）的劳动部，路易·勃朗任主席。他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宣称劳动部遵循所谓“利益一致”的原则，既保护穷人的利益，也保护富人的利益，要为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切子女服务，从而给民主共和国涂上了一层社会主义色彩。但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始终是“**以巩固资本统治和劳动奴役为其公认的任务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7页）。当资产阶级稳住阵脚以后，立即排除了政府中的工人代表，取消了劳动部，抹去了“社会共和国”的烙印，公然“要劳动回复原有的状态”。工人阶级忍无可忍被迫举行六月起义，资产阶级则报以凶残的血腥镇压，这就撕破了蒙在共和国头上的一层幕纱，工人阶级开始识破资产阶级民主派所散布的种种幻想。马克思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民主共和国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他说：无产阶级“**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加以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7页）这是马克思从巴黎工人六月流血周得出的伟大结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

以博爱为旗号，抹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又一个特点。马克思说：“**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页）又说：“**从来还没有一次革命运动象1848年的革命运动这样以如此动人的序曲开始。……拉马丁的风神之琴轻轻地奏出了优美慈爱的曲调，歌唱了所有社会成员和各族人民的手足情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73页）二月革命中，伴随着街垒起义炮火的就是这支博爱的乐曲。参加二月革命的各阶级虽然共同推翻了七月王朝，但是，他们之间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资产阶级

为了确立自己的全面统治，极力鼓吹“一切分歧只是出于误会”，各阶级应该实现社会和平。拉马丁甚至把临时政府说成是“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于是，从巴黎的三角墙直到每所监狱、每座营房，都写上了赫然的大字标语：“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资产阶级民主派就是这样地用博爱的宣传，“**泰然地抹杀阶级矛盾**”，“**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页），从而摒弃以革命手段来改造社会的任务。当无产阶级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政治要求，危及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时候，即使这时候可能连封建主义这个共同的敌人还没有消灭，资产阶级就会毫不迟疑地立即同昨天的敌人勾结起来，反对今天的敌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屠杀就是明证。在这种情况下，“**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6页）在这种情况下，拉马丁博爱的焰火立即变成了刽子手杀人的炮火。所谓“博爱”、“社会和平”，都成了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讽刺。

“议会迷”，幻想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改造社会，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又一个特点。马克思恩格斯说：“议会迷”是民主派的一个不治之症，在他们的心目中，议会的作用高于一切，议会“**能扭转乾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2页）。他们“**庄严的信念，似乎整个世界，它的历史和它的未来**”，都是由议会的“**多数票来支配和决定；他们深信，他们议院四壁以外发生的所有一切——战争、革命……**”等等，与议会的决议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8页）。“议会迷”最典型的代表，法国是以赖得律·洛兰为首的新山岳党，德国是法兰克福议会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议会仅仅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是愚弄群众的“**清谈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28页）。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醉心于通过合法的议会道路来改造社会，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想，是愚不可及的自我欺骗，他们是一群“**幻想世界的俘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5页）。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议会迷”的过程中，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理，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毁坏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必由之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康庄大道。

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停滞不前，甚至叛卖革命，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另一个特点。马克思恩格斯说：“**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4页）法国二月

革命的硝烟未散，共和国还没有宣告成立，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了满足禄位要求，立即把内阁的一切职务瓜分殆尽，任何一点认真的改革都被拖延搁置。德国三月革命方兴未艾，国王仅仅作了某些口头许诺，连君主立宪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就迫不及待地获取各自的胜利果实而停滞不前了。他们说，工人“应当照旧做雇佣工人”。一八四八年六月，当巴黎无产阶级提出自己的阶级要求，资产阶级用霰弹和大炮进行回答的时候，从《国民报》派到《改革报》派所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叛卖了革命，参加了反革命大合唱，有的甚至成了遗臭万年的刽子手。为什么昔日的同盟者，在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停滞不前，甚至叛卖了革命呢？原因就在于他们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不能逾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纲领一步，一旦某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得到满足，“**便赶快结束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5页），反对坚持前进、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之间一个根本分歧，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把民主革命的胜利当作革命的终点，而无产阶级则把这个终点视为革命的起点。“**不断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2页），这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5页）。

一八四八年法、德革命的全部历史，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活动家背叛革命的历史。无产阶级从革命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派决不能充当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领导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陷阱。马克思说：“**1848年革命运动的主要成果不是人民赢得了东西，而是他们失去了东西，——他们丢掉了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62页）因此，无产阶级要取得自己革命的胜利，必须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划清界限，不应再度充当他们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6页）。马克思恩格斯说，建立“**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同上），“**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2页）。马克思恩格斯总结的这一基本历史经验，给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前进的航程。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重新趋于高涨。第一国际的建立，把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联合成一支革命的大军。欧美各国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普遍建立，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时，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卷入了革命的漩涡，投身到工人运动甚至各国工人政党内部。他们中的大多

数经受了战斗的洗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的成了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有一些人却不能随着工人群众一起前进，尽管革命浪潮汹涌向前，他们却固步停滞，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胜利发展的祸害。

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英勇的巴黎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作了猛烈的冲击，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那些虽然归附于巴黎无产阶级但又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的人，如皮阿、贝累之流，他们因为参加过一八四八年革命，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他们“**是以前各次革命的遗老和笃信者，他们不了解当前运动的意义，但他们……由于传统关系，还保留有对人民的影响**”，有的甚至“**博得第一流革命家的声誉**”，“**扮演了显要的角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4页）。而公社的许多领导人，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依然迷恋“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口号，因此，使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得以在公社中窃据重要职务，推行错误路线和政策，成了公社的“**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同上）。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公社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仁慈”。公社本来应该立即向反革命巢穴凡尔赛进军。公社著名将领达布罗夫斯基早在三月十八日晚就建议立即进军凡尔赛，他说：“如果你们现在进攻凡尔赛，你们就是形势的主人。”由于公社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受他们思想影响的人“**愚蠢地不愿意开始内战**”，和“**为了避免篡夺政权的嫌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2页），忙于组织公社的选举，认为选举可以消除内战，皮阿甚至声称“选举比杀人更好些”。结果，达布罗夫斯基卓有远见的建议未能实现，坐失良机，使反革命还乡团取得了喘息的机会，得以卷土重来。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导致公社覆灭的另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拒绝没收法兰西银行。公社派驻法兰西银行的代表贝累，因参加过一八四八年革命，在公社中以老革命身分出现，自夸精通财务，宣称“银行是国家的财产，没有银行就不再有工业和商业！如果您对它使用暴力，那么它的所有纸币就将变为毫无价值的东西。”公社听信了贝累的谬论，对法兰西银行抱着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没有“**剥夺剥夺者**”。由此可见，葬送巴黎公社的这两个严重错误，都是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直接有关，是他们给公社带来的祸害。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为了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必须摆脱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祸害。马克思说：“**摆脱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一段时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4页）这是一个英明的预见，预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斗争始终是一



个长期的任务。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时期。积聚力量，迎接行将到来的伟大战斗，这是欧美各国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主要任务。这时，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纷纷涌进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党加进了盐酸，溶化了这些非无产阶级分子，把他们改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总是有那么一些人，死死抱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不放，把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演变成为党内的机会主义者。这些人妄图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歪曲马克思主义学说，篡改党的纲领、路线，改变党的性质。他们成了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一种祸害。这是一种新的历史现象。德国党内由赫希柏格、伯恩施坦、施拉姆组成的“苏黎世三人团”就是典型的代表，它说明了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演变为机会主义者的一些重要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到机会主义者的演变，分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的联系，指出：“1848年以资产阶级民主派面目出现的人，现在同样可以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2页）这些人“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在工人政党内部，只能是机会主义者，是“冒牌货”（同上）。正是这些人，把“博爱”、“正义”奉为信条，把阶级和阶级之间“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2页）。对于正在激烈进行着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搏斗，也只是纸上谈兵，实际上却极力地“在抹杀、冲淡和削弱它”（同上）。总之，大谈妥协、调和，一笔勾销阶级斗争，把“博爱”、“正义”当做社会主义的基础，把社会主义变成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这样，就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些人，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民主派所固有的宪制幻想，一心寻求合乎宪法的结局。他们公开声称：“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把合法斗争看作唯一的斗争手段。因此，一八四八年流行的“议会迷”现在成了各国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通病。德国党内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福尔马尔，鼓吹“通过议会可以达到一切目的”的议会主义，把“议会迷”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样，就从根本上背弃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正是这些人，蓄意用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他们认为，党不应当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当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这个党应该象拉萨尔所说的那样，由“一切诚实的民主派参加”，“由资产阶级分子和有教养的分子来领导”。显然，如果按照他们那样去办，党就会“降低到庸俗民主

**派的和庸夫俗子的水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88页），党就会失去无产阶级的性质。由此可见，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新变种。恩格斯指出，机会主义分子，就其阶级本质来说，实际上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0页），**“是最平庸的资产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67页），是党的右翼，即**“资产阶级那一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49页）。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坚持党的纲领、路线和党的性质，无产阶级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决不能和他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和他们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不斗争就不能进步”**。无产阶级政党就是在斗争中产生、发展、壮大起来的。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一种偶然出现的政治派别，它是一定社会历史的产物。在无产阶级革命高涨的年代，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归附斗争着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3页）是不可避免的。怎样认识和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在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如果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失去批判能力，不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划清界限，就不能赢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无产阶级如果看不到从资产阶级民主派演变成为官僚主义者阶级，成为走资派，从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演变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派、复辟派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就不能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就不能实践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主席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毛主席的指示，阐明了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客观规律，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要害。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斗争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会毛主席最近一系列重要指示的精神实质，把反击右倾翻案风、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